

哀情小說

雙花記

國學書室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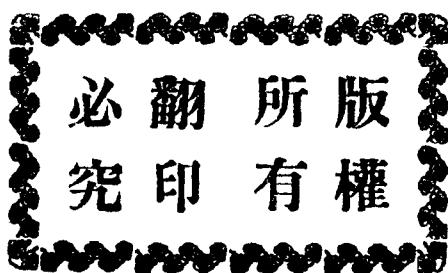
記

花

雙

雙
花
記

中華民國四年二月出版



著
作
者

版
權
所
有
者

發
行
者

特
約
販
賣
所

雙
花
記

定價大洋二角

六十八

李
涵
秋

國
學
書
室

上海老旗昌二四七號

國
學
書
室

上海老旗昌二四七號

大共和日報館

雙花記自序

嗟乎雙花記何爲而作也作者少有慚德至於今亦既風馳電掣水逝雲卷付諸無可奈何之數矣論其事則當掩之蓋之即有其文亦當摧之燒之乃平時色受魂與既寄哀怨於詩歌今日又伸紙濡毫復競風流於楮墨是亦不可以已乎何其不憚煩也人人既已如是言之矣至於其極則笑可也罵可也鄙如涕唾亦可也雖然雙花記之作非作者之初意也使作者而得爲峨冠博帶從容與講席之間則必學爲假道學弋獲鄉黨之名譽使作者而得以輸粟納官周旋於冠蓋之場則必演成僞面目獵取人間之富貴惟二者不可得一又習見當時之所謂正人君子者類皆麟鸞其貌鬼蜮其心求其肯接人以真性情雖剜腹洗腸而卒無從掏摸猶不若綠窻兒女一笑一嘖皆具有天性足令人寄慕於無窮也作者又安得不運心思舒手簪汲汲求十數年前猥褻私昵之

雙

花

記

湘憐威在而蓮官獨來就女小兒豈必解
事恐是氤氲使者在那裏扇着坤靈扇耳

生偽爲覓蓮官也者近之宜有是舉

女亦不怒

調蓮官曰何至是恐爲強人攬去耶在有意無

湘憐均掩口笑女之心事湘仙慧人窺之深矣他日出任其事

不爲輕

薄媚香生

以人衆弗敢輕薄又厭道塗車馬多遂止焉頻以目窺女任郎飽

秀艷

中時露英氣使人愛且畏

嗟乎愛爲聯合之因畏爲拆散之苦

日落各散生時少亦不復

作他想閱十餘日蓮官來持紅箋示生謂香姑屬吾問字者生驚視之上畫口

字四旁各嵌以鴛鴦

聰明女子慣作此等伎倆

悟其意大喜曰是問我可是鴛鴦也答以四詩

尾各署鴛鴦二字

風韻獨絕

命蓮官持去遂商於湘仙使通其誠事矣自此多

馮氏謂生曰

以吾觀女之爲人也內慧而外莊不可以游詞犯

自是侃侃正論惜井生不樂聞恐媚香亦有不樂聞者耳爲之一笑

湘

仙曰不然世無鐵石人爲守身計不得不強作此態才貌如井郎有不傾倒者

耶請爲郎探之

挺身任事甘冒不韙非西廂記紅娘口中只是我圖着甚麼些來一語使人作嘔

初女自中元見生而歸鬱鬱

不自得私念父亡母垂老恐弗獲佳婿又恃才調不忍湮沒以終

千古女兒俱因此悞豈獨媚香

知生讀書有時名願委身事之其以啞謎示生也竊念生而解其意則當來求婚如不解則筆墨固未露痕迹不至毀吾名美人自愛其名過於愛其身世猶不乏有發是言吾皇然懼及接生時竊喜轉念瓜李嫌又惴惴然懼湘仙至女處適女母

在因戲謂女曰吾爲姊姊作冰人贈一好郎君女面頰女母不長於聽不痴不雙不作阿翁

姑詰湘仙湘仙大言之女母笑曰果是好郎君湘姑曷不自謀之而乃爲人謀

女母不獨善於詞令且亦能揭得出湘仙心事觀後文之湘仙便知女笑婢亦笑女母知閨房之謔慣也者亦並不深究

預伏下文男女一室喧笑戲謔否則爲之母者豈不疑其女耶女不待湘仙語佯怒謂湘仙曰汝家蓮官大弗解事不

知何處得靡詞來亦思先發制人情所遇亦是勁敵耳湘仙笑曰怪哉他人方以靡詞詰蓮官之所

自汝亦詰蓮官耶好惺惺勿作態讀而愛存可也讀而弗愛焚可也其將以此

紙訟官府耶并剪哀梨無此清快女見湘仙言尖利弗能答因思咎固在我致爲人所輕不

覺泣下湘仙憐之私語女曰我輩不幸作女子固生爲薄命也妹墮火坑不復

雙

花

記

作妄想。言下有無姊伶仃一身獨不爲他日計乎。若人也多才徒以貧故十八歲

猶未偶。千卿底事似重惜其婚遲者律以古人三巧與姊同庚。雙點生女之年用筆輕倩妹非不涎之字

用得好笑。吾妹不能賠宿貲。郎不肯汚名譽。寫出一個守身敬留全璧持贈姊。姊得

母有意乎。公然把井生說成個是自己心上的人不怕媚香女曰我非木石妹之情固所

感也。然委禽焉則可。舍是請勿復議矣。芳心委曲萬轉千迴湘仙轉謀於生。生曰落

拓一身。一個落拓一個伶仃名。利。兩。弗。就。何。暇。謀。妻。子。無。論。我。不。敢。言。即。言。之。恐。堂

上亦不允也。請待我擷一芹而後議。初念未因請一晤女。此便不懷女固弗允。後

以馮氏言謂生性情蕩逸。不知自節。或相見後能以言規之。計亦良得。居然以淑

乃約中秋相見於女處。大好時光可屆期生恐湘憐在座致女羞。本約於夜也。而

曉遂往。急色兒往不由馮處逕叩女門。女之庭與馮通而各自爲戶。此等處啓

婢出生具道來意。問母醒未。婢遂引生入女室。闖入女女甫下床未盥洗。亂頭

粗服倚几坐。恐一幅美人新睡圖。
 娘當亦如是。羞怨之態。洋溢眉宇。以千金之軀。忽引他人入我房。鬻然一
 不作聲。踏踏盡此數語。生亦覩覩見女一笑。紅暈滿頰。無他語。婢解事。延生坐。謂

女曰。我烹茶來。生顧無人。強言曰。卿起身早。之語。又半晌。言曰。曾見蓮兒否。還是

女覩生狀。不禁嫣然。我亦忍俊不禁矣。何況低答曰。人約黃昏。怎的來得甚早。如聞

湘妹妹不知耶。生曰。不知此時似有無限語。止不知從何訴起。婢持茶來。又進

果點餉。生月餅。定是女屬婢伺老母乃命。生去。生曰。幾時相見。女曰。得間可以晚來

老母睡。早勿慮也。甚矣膝前有益盈嬌後湘仙姊妹知生事。笑之一夕。勸生往女處

女羞不自勝。命生坐寢室外。把一個寢室外。使算成閨馮氏及蓮官均戲園生女乘

間避坐在床。女此時近生。不可避。生不阿憐附蓮官耳語。蓮官笑謂女曰。香姑不出

陪生客坐床。學作新人耶。予人以閨室大笑。女微怒。謂生嗣後勿至此。阿憐又

雙

花

記

笑。慙。慙。可。掬。攜。蓮。官。手。曰。汝。言。香。姑。作。新。人。汝。見。人。家。新。人。似。此。清。醒。白。醒。否。蓮。官。

笑。曰。然。耶。亦。殊。不。解。事。新。人。如。香。姑。亦。豈。不。值。一。副。冠。帔。者。何。草。草。如。是。越發

不怕香姑羞煞女撲蓮官曰汝勿學阿憐貧舌又謂馮氏曰嫂年長不彈壓若輩馮氏

笑曰洞房中豈能實禮儀女愈掩飾愈被口語此時良難爲情生恐女怒攔湘仙曰去休我幾忘卻湘仙原來在此

仙正翻案上歷書笑曰今日大吉宜結婚姻宜會親友我輩自合去勿悞人好

事妙妙口角玲瓏風流獨韻一個勝一個蓋此時馮氏諸人均疑生女已經合好豈獨不知媚香兼亦不知井生蜂擁去過女室見女正對鏡戲女

曰小孩家燈下勿對鏡看怕夜來做夢井郎在室勿冷落人也女不答遙以目

示生似屬其同去生亦踉蹌歸由是三五日必一晤女晤時或偕湘憐等往或

獨往談笑聲盈一室母弗疑也母固弗良於聽然女房中時播歡笑豈竟瞞不理得此補筆乃知生之出入自由者大半得力女伴以後種種戲劇不

至起人駁詰生一夜冒雨至衣履均濕欲褫衣掠時秋深苦寒女被生以繡裳生此時

易以婢履想見此婢必是天足並肩坐燈下儼然雙美不嫌盡致獨苦無以表見井生然而井生非

不可表見者也。惟不可落笨伯耳。雙美一語宛然一翩翩少年。並現紙上用筆工緻。乃爾爲談古今詩女詩不如生而恥於讓生。今日如媚香談生承其意旨而媚之。不媚權貴不媚富翁而獨媚美人此井生所以能成其爲井生詩者多也也。然媚美人而遂不能爲權貴不能爲富翁此又井生當自悔誤用其媚者也。於是乎善用媚者知之矣。女悅溫生以手柔荑入握軟潤如綿。生近女兩月從未一親肌膚。則此時之消魂可知也。眉飛色舞面朶朶泛紅暈言語漸無倫次。女似覺其意。試問卿覺其何意起身理妝復倚牀理雙鉤。易以睡襪見生猶癡坐不禁含笑。雖畏狂暴此處不當獨責井生生心愈蕩。捱坐女旁欲親女吻。女以手隔之。井生何不以西歐之禮告生遂握女手。誰教你去又弄女鞦。女推生曰可去矣。絮絮奚爲。生笑曰妹讀聊齋否。無聊之極女曰曾讀何遽問此生。曰中有二語弗能解。妹慧人試語我。女曰請道之。思女曰曾讀何遽問此生。曰中有二語弗能解。妹慧人試語我。女曰請道之。便不快。生曰鼠子動矣。饒過兒欲食猫子腥耶。當時俱謂閨房隱語竊不知鼠子是。何物。過兒又是何物。妹慧人試語我。此等處迹近無賴在人不好文言畢吃吃笑不已。想見生自鳴得意女聞生言擽生手。嗟乎纔握生之手手也今擽生之手亦手也曾是得意。女聞生言擽生手。纖纖者而已一剎那間冷暖便自不同言下灑然引身他坐目皆。

雙

花

記

瑩瑩欲淚生。不知機以是固。女兒羞澀常態也。蠢才方欲致詞。女怨生以目曰。

井郎井郎。吾誤識汝矣。今而知君仍以淫娃目吾也。女孩兒不自尊重。涉琴挑。

之嫌。深望有心人憐而諒之。全吾之貞。即愛吾也。清白之躬。他年何嘗不留奉。

君子。先欲亂之。則終之成。不成。未可知矣。李十郎之於霍小玉。微之於崔雙文。即媚香前事之師。且儂亦名。

家女。使有老父在。何嘗不藏以金屋。他男子烏得窺顏色。徒以飄泊天涯。一字

一淚一珠腸斷哀狼不忍卒讀。言至此。淚如斷梗。咽不能語。生始大驚。曩之淫思如冰消釋。急以

巾拭女淚。婢聞聲亦驚起。想見一時女良久又言曰。顧影如鷺。一身將安結局。一

時情孽不復自固。遂出非禮。君之戲妾之咎也。其又奚言。歸咎於已請自此與

君勿復相見。若果見愛。則爲君也。婦若竟永棄。則長爲母也。女青燈古佛。未嘗

不可以修來世也。詞似斬截而實委婉情絲已縛。媚卿奈何。生婉謝且告之悔。女猶弗釋。至於長跽始稍

霽。援生起曰。憐愛之情。深篆肺腑。床第之好。此時實難應命。嘗見小兒女家初不解事而人偶以婚姻戲之。

必羞量欲避其實彼初不知婚姻之事何事也如媚言此數語我竊欲詢之卿所謂床第之好何如卿即應命又何如奈何其不肯告我也

若思今日則藍田之玉

未必不在此書卷中也又勉

生欲去女笑曰淚痕猶尚在

身着何衣而忽遽若是

耶廻抱上文章法細密然此時

生亦笑始易己之衣履見女詩集在案頭思袖去女

弗許曰閨中筆墨愛之者以爲佳妬之者猶以爲妄命詞新穎則疑文士之捉

刀涉語輕佻又薄懷春之太蕩流長飛短甚可畏也

語語切中人情何物錯欽有此巨眼

既又詰生

曰君之於妾也他人知之否問得

生急應曰弗敢嚇

女曰此良是男子輕薄多

樂以閨闈之私挂齒三五男子聚處一室多以閨中情態刻意形容而闢茸者或至以穢褻之私

兒肺肝

所不可堪者惟嚴

粧之質徒遭黑白耳

三五男子聚處一室多以閨中情態刻意形容而闢茸者或至以穢褻之私

矣此數語竟是一柄照妖寶鏡豈止爲井生說法也哉

生唯唯時窗外風雨猶淅瀝不止生不得已攜燈歸天

黑道已入迷途焉暇再由

抄狹巷巷有圯者日間所支木架未

撤去生不知直觸之頭墮起如桃忍痛復行使人失笑真是苦趣

衣溼寒浸骨髓素怯疑簪

雙

花

記

簌有鬼抵家堂上詰其遲又被呵責遂臥生之爲人也體質弱又單傳親溺愛之從未拂其意在女處始則慾甚熾繼聆女論如浸以水悔懼交并由井生不忍強暴婢香以觀覺猶不失爲佳子弟又中寒次日遂病猶思強起訪女殊不支懨懨床榻者數日治相思得生耗大驚不得知其病所自來也亦自怨其太過不得又恥向馮處詢消息燈前鞋卜佛座籤詞一掬芳心蓋已十分憔悴矣此種景况後生疾篤昏瞶間時囁語喃喃呼女名家人弗解祈禱罔效一時清明扶枕作書貽女其中略云自親芳澤顛倒夢魂然望之如雲就之如冰則花玉之姿何殊於土木今勢已危篤一旦長逝則前日勿復相見之言在卿爲訣詞在我爲言識矣亦宛轉亦淒楚是好尺牘女得書一慟幾絕恨不插雙翼至生旁告以萬一病愈此後當任君所欲爲讀之失笑文留宿之根任文字固宜然在情事亦實如此由是不進食終日涕泣婢慮弗祥走告湘憐輩先湘憐亦常慰女女每矯飾若無事苦心孤詣不覺爲今日貽誤把柄固知謝湘憐等猶竊議其忍心

中事豈堪掬以示人聞婢言急來視女女見湘仙涕弗能仰真情畢露執手嗚咽曰妹誤我生果死萬一井湘仙竟不能卸此責備固知天下任事之難郎病竟如何妾不能乘風往探郎妹苟見憐祈實相告設不諱薄命人將與妹長辭矣哀痛之辭不忍卒讀蓋女此時猶慮生已故也並出生書示湘仙又低語以前夕拒生事不知若何措辭我欲竊聽之又苦不聞其聲我欲戲問之又苦其不肯以實語告我奈何奈何湘仙笑曰落得他乾淨煞人生不肯爲同心鸛鵲死乃欲作并命鴛鴦耶先駁其與妹長辭一語解鈴還仗繫鈴者欲郎而愈也則女菩薩一滴楊枝水或可以噓枯耳他何能爲後謂其前夕瓏口角令人愛煞女瞋曰人家心緒都碎矣猶弄唇戲人故知妹之薄也此數語看似瞋怒中脫口而出然一種哀鳴之意終不敢開罪湘仙媚香此時亦大苦矣湘仙知女急乃告曰姊勿慮蓮官由郎處來已漸痊啜薄粥原來如此何不早姊亦宜自珍重保此身在好慰書生心體貼入微須知其不是爲媚爲着并生否則郎既爲消疾之渴相如姊不且又作捧心之病西子耶一語解頤使金聖歎讀之必又批曰筆力雄大妙能兼寫并生女爲之齷然病愁稍解時小春晴和點清時令距中秋相見不覺蟾月兩圓女母一日

雙

花

記

赴。戚。召。先。是。女。之。赴。揚。州。也。緣。母。有。遠。戚。陳。嫁。揚。州。士。人。父。沒。京。口。無。依。倚。因。
就。家。焉。陳。有。一。子。爲。女。姊。妹。行。波瀾特起。艷。女。曾。乞。婚。女。薄。其。子。貌。陋。而。業。卑。笑。置。
之。落落大方藐視。適。陳。誕。日。以。輿。迎。母。女。女。不。肯。往。母。弗。能。強。母至不能強其女則媚
遂。攜。婢。去。女。獨。坐。倚。窗。見。檻。外。殘。菊。零。落。疏。疏。早。梅。間。有。二。三。枝。開。者。風。煖。微。
透。香。無。聊。起。自。煮。茗。韻事。約。湘。仙。姊。妹。來。清。談。語。次。時。及。生。提心。阿。憐。笑。曰。何。不。
邀。井。郎。來。遣。此。佳。日。女。曰。知。彼。瘞。未。深望其來又恐其。湘。仙。曰。無。妨。以。輿。送。之。我知
久不見井生此時正。同。媚。香。一。樣。心。事。耳。遂。飭。人。去。生。已。瘞。惟。步。履。無。力。見。輿。知。從。女。處。來。詭。以。友。人。召。
對。堂。上。見。女。不。覺。淚。盈。盈。承。睫。幾乎不相見。女。睹。生。形。貌。瘦。削。楚。楚。可。憐。不。復。畏。
人。笑。直。前。攜。生。手。雙。淚。如。雨。無。一。語。煞是。良。久。乃。哽。咽。問。曰。此。行。也。不。苦。疲。憊。
否。疲憊則誠有之其。以。己。所。坐。榻。疊。重。褥。坐。生。看他一一佈置有。屬。姊。妹。暫。相。伴。親。調。
防。風。粥。備。生。飢。牛。見。女。蹀。躑。意。良。弗。忍。憐我。又。感。之。切。爰。迫。女。坐。委。婉。告。病。中。

諸態。新狀元說場屋中辛苦。方丈僧話行脚時跋涉病起人。叙床褥間煩惱。皆是極不得意的事。皆是極得意的心。女聞生語。痛定思痛。唯有悲咽。

而已。湘仙欲解兩人意。拉生與奕。卻不近情。生甫三五着。倦思臥。女薰被以香。

芳心熨貼。生奕而促生小憩。強促字又甚迫切。左右爲難。情絲自累。見生熟睡。又取已。

何等細膩。代生奕而促生小憩。強促字又甚迫切。左右爲難。情絲自累。見生熟睡。又取已。

之錦裘。覆生。陪阿郎宿矣。湘仙知女無心於奕也。起攔阿憐去。情一去。字有許多感慨。

在生醒呼茶。女以茶進。又問生可思粥。防風粥在那裏。生本未飢。恐拂女意也。噉。

數口。數觀止矣。仍側身臥。時房中無一人。母婢咸出門。而湘仙阿憐又去。倘生不病。此時恐。

又是誰。女乃登牀。情矣。盤膝坐。驗閨娃百無一失。質之繡閣。羣姬不罵我狂生。饒舌否。復捧。

生擁懷中。以口就生額。試溫暖。較之握手何如。固知狡猾女郎。慣生以粥。故胸苦悶。誰。

你勉強咳。數口耶。告女女解生懷。以手按摩之。難消生覺。爽沈沈睡去。良久不醒。壓女脛。

股俱痛。撼之生開目。視女一笑。仍欲睡。蝴蝶睡一千年也是甘心的。女笑曰。想見此時。

吓。聞香口。汝欲適汝意。不顧人死活耶。少見多怪耳。世間輕薄男子。固皆欲自適其意。不。

雙

花

記

顧人死活者也讓妾下床亦好防阿母歸也點明今復握女手問曰可知媚香此

一我竟死卿更作何狀問得女曰勿再提此事使人心膽俱裂前日一紙來設

非心中戀戀有老母早俟君於九泉矣廻顧前文卿亦悔前夕絕人太甚耶

問得風狂女此時面紅不語却難私謂生曰耳附近生思嗣後任君親愛了語不甚了了越是不甚但

能諒妾意勿使人怨狂暴何謂狂暴則閨中之樂何嘗不甚於畫眉豈必枕席也

而後謂之琴瑟哉此語乃笑笑得女曰日夕矣妾呼人來送歸好自護持健

則常來此又訂遂視生登輿去生之病也倒叙前事交遊中大半知其事生亦不諱常

舉以告人固嘗告媚香以不後生或偕友過女門點者每大呼生名欲以驚深閨

生由是不敢偕友行而女之吟詠間爲人所得咸慕其才生亦不敢告女自是

往來漸密談笑亦甚親安插過許惟不及亂耳此一筆看似撇去以上諸事正是提起以下

提綱之法會冬夜此夜中事可謂長夜漫漫閨中爲消寒戲阿憐一班兒女在座折柬來約生

生欣然赴召。秀才們聞道請似得了將軍令，井生此時不過想見候
 置紅樓夢餘頁，猶半折一筆。先伏生竊至女後，思驚女婢笑呼曰：「郎來郎來，慧婢可愛。」如聞嬌喉
 女開眸一笑，讓生坐。生詢湘憐輩何尚未來，要問。我亦女曰：「聞以事他適歸，大約必
 夜半耳。」情事可想言畢，持金箸撥爐火，生奪鑪置懷中，曰：「一路朔風，幾凍煞人。」想見
 曰：「有紅玫瑰釀，能飲否？」生曰：「善。」婢遂進杯箸，雙又置果饌，酒熱婢又調煖羹。生
 問女曰：「母此時想已眠。」女曰：「適苦氣疾，作方和衣臥耳。」此處看似不經意，而實是此章一大關鍵，讀者勿忽略讀過
 生與女昵昵談家事。儼然一對又問調婢作歡笑時，明月半窗，霜華滿地，酒罷撤
 去。生覺狐裘失暖，女亦羅襪不溫矣。絕妙一幅癡閨消寒圖，玉凍香凝到此我僂傍問甚
 無聊，賴生因逗女談紅樓曰：「上妙人，一齊活現紙上。」使我而爲黛玉也，必明以心事
 告寶玉，何必假持重，以西廂調之則怒。這一句看他以西廂調紫鵲則亦怒。此一
 他照臨終之語，當自咎不當咎他人。黛玉事迹多矣，而必涉及到臨終語，女笑曰：「子男
 到小婢臨終之語，當自咎不當咎他人，似不祥，生女之乖離，其或兆於此歟？」